

宝贝儿

范迁◎著
baby

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 东方出版社



宝贝儿

范
迁·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宝贝儿 / 范迁著. — 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4.5
ISBN 978-7-5060-7358-5

I. ①宝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6908号

宝贝儿 (BAOBEIER)

作 者: 范 迁

责任编辑: 卓 然

出 版: 东 方 出 版 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

邮政编码: 100010

印 刷: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4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13.5

字 数: 320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7358-5

定 价: 39.00元

发行电话: (010)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5210012

目 录

缘 起	001
第一章	015
第二章	168
第三章	340

缘 起

棋盘镇坐落在苍茫的苏北平原上，一半水陆，一半洼地，历来是个没人会多瞧上一眼的小地方。巴掌大一块地儿，几处薄田，半干不涝，镇子颤巍巍地挑在两条河的交界处，像筷子挑起的一撮豆渣皮。说是镇子，其实就是个乡村集市。一横两竖三条街面，扳了手指满打满算只有六家破败狭小的铺子，不外是米行夹带酱园，布庄兼开染坊，鸡鸭铺头并收购鸭绒，杂货铺子外摆个果子摊儿，一律单开间门面，生意冷清。柜台里有个把伙计勾了头缩着背，两手笼在袖管里，下巴耷落地望着行人寥寥的街道发呆。

街上铺的石板，倒是上好麻石勒成，只是格局逼仄，三条街道宽都不过七八尺，长不满二十丈。看得出，这个镇子衰败有些年头了，沿街一排东倒西歪的平房，偶有一二间考究些的房宇，檐首饰有兽首飞禽，门前也有石鼓马桩，只是多年未曾修葺，门窗朽坏，残破零落，檐瓦间杂草丛生。就是出大太阳的日子，一眼望去也是一派苍凉惨淡的景象。

地瘠人贫，四周那几百亩薄田，镇上五六爿店铺是负担不了一镇人的吃嚼的，当地唯一有些油水的行当是养鸭。镇子位于水陆交界，河浜众多，沟渠纵横，鸭群觅食于野外，膘水好，繁殖也旺。每当秋风起时，就有商贩从南京、镇江、徐州等大码头来收鸭，价

钱自然是压得极低的。当地人只卖公鸭，把母鸭留着下蛋，生下来的蛋浸在盐水里，腌出来的咸蛋黄鲜红，筷子一挑一汪油。还有件生意是鸭绒，轻软暖和，旧时有钱人家制作枕头被褥及冬衣的必用之材。小贩撑了船一家一家收来，再转手买给鸭绒行，鸭绒行在后院辟了几间屋子作栈房工场，请了几个熟手师傅来加工，再卖到城里去就有个好价钱。

此地另一特产是苇子，河边近水，大片大片的白头芦苇摇摆起伏，乡人割来，编成笊帚，送到镇上去卖。每年朔风一起，芦花漫天飞舞，纷纷扬扬地洒在村头庄尾。水面上漂着一层棉絮般的白绒，檐间瓦缝中也像生了霉花似的，东一块西一块，斑驳如藓。

镇子西头有一座古刹，庙名净莲寺。据地方志记载：庙建于清代康熙年间，是为了超度兵患动乱中的亡魂。庙里供奉的是十一面观音菩萨，此观音有别于常见之观音像，共有十一张面容，佛像正面看去低首颌目沉静慈爱，另外十张镌在佛冠上面，喜悦安详悲切怜悯愁思动容各呈各态。据镇上老人说，净莲寺的菩萨是极为灵验的。只是当地民生不景，战争连年，连带寺庙也香火凋零，已经荒颓经年，屋漏墙倒，泥胎残破。庙中并无僧人住持，只得一个年老的庙祝，帚扫维持，又收养了一个弃儿，一老一少，住在庙后的两间破屋子里。

穷山恶水出刁民，地方一穷，必是民风强悍。棋盘镇也是如此，周围百把里都知道那个镇的人难缠。不过还有一桩事情，晓得的人不多，棋盘镇的人家——极为重女轻男。

这倒奇了！中国一直是个重男轻女的国家，从北到南都是，追古溯今亦然。但棋盘镇人只喜欢女小囡，丫头就是生得再丑，再黑不溜秋，也是爷娘的掌上明珠，生了女儿举家喜庆，灶上煮了猪

头，门前放了炮仗，小人儿的额头上点了红痣，裹成蜡烛包样，抱在手上拿给人看，毛丫头啊毛丫头，拍着哄着呵着护着，疼起来没个够。一户人家如果没有个女孩儿，简直头都抬不起，走在街巷中会被人戳脊梁骨。女孩子长大后，家里如果有什么分歧争执，最后一言九鼎拍板的肯定是这家的姑娘，已经嫁了人的闺女，回娘家来也拿三分主张。

许是当地穷僻，许是本乡男人窝囊，许是被宠惯娇惯了，棋盘镇上的女小囡们，眼睛都生在额骨上，不太愿意嫁与本地人，一到年纪及笄，镇上的媒婆们就奔走忙碌起来，满世界地牵线搭桥，近有高邮、南通，多走两步的到南京、上海，再远点的北京、广州，个把烧了高香的，嫁去香港也有。就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家，女小囡也依然下巴朝天，并不肯随便地嫁鸡嫁狗。家里倒也不催，好像生了女儿就一定是东宫娘娘的命。

你不要斜了眼看人，人家的风俗如此。

仔细想去，所谓风俗，必定跟此地的风水有关。以前倒有个风水先生说过：棋盘镇的名字不怎么样，你不想想，棋盘原是个什么地方？是争斗打劫的地方，两兵相接，你死我活。再加此地的地形正是卦家所说的“兵刃之地，血光之隘”，通季河由西向东，亭灵河斜斜地从北贯南，像两把出鞘的弯刀，剖瓜切菜似的把棋盘镇切成四瓣，主大凶。

这世上的风水先生都是乌鸦托生，说好事，那是诳你，消遣你，看中你兜里的铜板。要说起坏事凶事来，瞧，一说一个准。

翻一下地方志，棋盘镇的历史上还真有过不少经历兵刀的记载。远说是三百多年前，多尔袞旗下的一支正黄旗骠骑兵，在扬州十日之后顺流劫掠，遇到当地人士抵抗，那些辫子兵凶性勃发，大

开杀戒，如砍瓜切菜般地，一口气杀掉棋盘镇上六七成人口。好容易经过二百年休养生息，到了咸丰年间，又碰到太平天国起事，战火所至，地方糜烂。洪天王称都南京之后，李秀成的部队拱卫天京，驻兵在棋盘镇附近的地盘多年，说是天国太平，均田地，免税徭，实际上长毛捐税极重，极尽盘剥，以致民不聊生。及至同治元年的安庆之战，南京失守，苏北各地先遭败兵掠劫，后遇曾剃头的湘勇掩杀。一时兵匪难辨，刀枪所至，不分良莠，生灵涂炭，男人不是腿长脚快逃走，就是被抓了壮丁，稍有反抗就被拖去砍头。棋盘镇周围田荒屋毁，十室九空，几十年间只剩下老弱妇孺苦撑。休看草芥小民，生命力却是顽强，只要战事一有间隙，年成还将过得去，便如蓬勃野草蹿起，修葺屋宇，拾掇耕地，生儿育女。棋盘镇像株百年老树，一日被火熏炙，枝叶全枯，来年依然绽出新芽，渐然葱茏。

可想而知，要生存于如此凶蛮险地，如没几分刁顽劲儿，还真难以为继。

发生在远古年间的杀戮掠劫，如同黯淡而陈旧的血迹，毕竟没有了切肤之痛。而那桩在四十年前发生的屠杀事情，镇上茶馆店外的老人们却记得一清二楚，但没人肯轻易启口，谁一旦提个头，如揭他们脸皮似的，老人们马上颜色难看，重重地咳嗽一声，把烟锅往脚底板上狠狠地磕几下，一口浓痰啐出，揣起小凳子，一言不发地走开去。那是一种时光磨灭不了的锐痛，无论发生在昨日还是四十年前，一被触动就心肝俱颤，鲜血淋漓。

民国三十一年，太平洋战争正酣，而中日战事呈拉锯状，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，鱼龙混杂，少说也有几十股零星武装：被打散

的国军杂牌部队，地方保安团，大户人家的自卫队，护院家丁，三教九流，各自为战，鱼肉地方。你说我是土匪，我说你是流寇，互相之间从来没看顺眼的时候。偶尔来了情绪，也互相放几枪火并一下，权当放个鞭炮。

那一天，日军坂田联队属下一支三百多人的步兵中队，由日军少佐重津良泽率领，清晨刚过从高邮附近的驻扎地出发，前导是十来个骑自行车的侦察兵，斜背了三八大盖，后面是三百个日本步兵，跨着正步，打着太阳旗，一路迤逦扬尘，向棋盘镇而来。沿途连一丝一毫的抵抗也没遇到，在黄昏时进了棋盘镇地界。

那时镇上大约有三四千人口，在田里劳作的大都是老弱妇孺，男人不是吃着这个抗日别动队的粮，就是穿了那个靖绥救国军的皮子，都算是领着花名册上的饷。事实上饷是很少领得到的，多是入了几个头儿脑儿的腰包，当兵的混口饭吃罢了，倒也不用出操练兵。本来是好好种田的汉子，几日不动筋骨，不出汗，人就散了架，一懒散，很快学油了。白天三五成群歪戴了帽子，敞了怀，拖了杆老式汉阳造，村里田头转悠一圈，顺手偷两三鸡鸭，就算巡视过防区了，晚间聚集在净莲寺后面的僧房里，排开桌椅，灯火辉煌，大呼小叫地喝酒、聚赌、玩纸牌、斗叶子、掷骰子。猛一听到日本兵来了，立作鸟兽散，官们兵们趿上鞋子，几十杆汉阳造和骰子盒塞在寺里的佛龕下，撒开脚丫子一口气跑到兴化，生怕路上被日本人抓住了挨枪子儿。

坂田联队原属日军五十五师团，刚从滇缅战场上撤下来，经过三十天整休补充，重新投入华东战场。在松山，五十五师团和杜聿明的新一军打了场恶仗，元气大伤，士兵死伤过半，联队长重伤，建制也被打散。战役之后，联队长以上的军官一律受到军令部的训

诚。少佐重津良泽本是联队参谋长，作战勇敢，身先士卒，在攻打畹町的一次战斗中，被炮弹削掉左手三个指头，但还是被上级降格视用。

重津少佐五短身材，相貌丑陋，他出身于大阪城市贫民，靠了自己的努力毕业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，从下士开始，一步步升到军官。性格倔强的他视松山战役失利为人生大耻，一股闷气憋在心里。被降职之后，他律己愈严，每天只睡四个小时，一天只吃两餐，每餐一撮米饭，一小块咸鱼。他练兵亦愈狠，一日三操，泥里水里，风雨无阻。每次操演完毕，必训诫手下的军官士兵：军人必须做好玉碎之准备，不得存以侥幸生还之心。帝国的千秋大业，只维系在你我一念之间。他手下这个中队里的士兵一半是日本九州的煤矿工人，吃苦耐劳；另一半是已归化日本籍的高丽浪人，心狠手辣，都是军中赫赫有名的猛士。在松山战役中丢了面子，联队官兵都觉得颜面无光，多次联名向上峰请求在华东战场上参战。但上面考虑到坂田联队久战疲惫，不堪大用，所以只动用这支部队作些清乡、支援、扫荡地方武装的辅助作战，重要战役却没份参加。

重津良泽收到军部的指令是：在长江以北一带盘踞不明人数的武装人员，出没于港汊水路，骚扰抢劫日军从吴淞口运往内地的物资补给线。此时正值皇军在南太平洋开辟新战场，亟须补给线顺畅无阻。坂田联队必须主动出击扫荡，肃清此等地方武装，确保江北地界的水陆交通顺畅无阻。重津中队的作战任务，是负责扫荡高邮北面的棋盘镇一带。

重津良泽在对华作战伊始就加入远东派遣军，作为一个职业军人，他热血沸腾地参加了支那战争，深信大东亚共荣圈是黄种人自救的唯一途径，也深信战无不胜的日本军队在九个月到两年的时

间内可以拿下中国这个庞大而松散的国家，从而为帝国向南太平洋的扩张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从太原会战开始，再是徐州，武汉会战，桂南战役，一场接一场恶战，一直打到滇缅路战役失利。中国虽然受了重击，但却没有倒下。倒是估计不足的日本军部，开始显得力不从心。部队负荷过重，久战疲惫，以致大本营再也不奢望能席卷这片苍莽辽阔的土地。照目前太平洋战场的形势看来，西有缅甸会战，东至中途岛，南到拉包尔，战线拉得太长，能维持现状已经不错了。

像所有的日本人一样，重津对中国的感观是复杂的。这个国家曾有那么辉煌的历史和文明，唐宋丰富灿烂的文化，于日本影响至深至广。而造化弄人，堂堂天朝在短短几百年间却沦落为游牧民族女真人的臣属。虽说现在皇朝换成了民国，可还是沉痾未起，高层腐败不堪，钩心斗角，派系混战的情况一点也未改变，国家连年战争，遍地饥荒，民不聊生。以中国这种积弱的情况来看，被异族统治是可能的。与其让西方苏俄插手，日本理应当仁不让，中日同文同种，一衣带水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亚洲文明抗衡西方文明整合作战。另一方面，中国人又是那么数量庞大，愚昧浑噩，顽固不化，不论皇军做了多少亲善感化行动，全不起作用，只见到一张张木讷的脸，连一个表情都榨不出来。当然投靠过来的支那人也有，那只是些求官为财之徒，为的是一己之利。深具荣誉感的日本人很难从心底里信任他们，从历届首相到底层军曹都是一个心思：他们是靠不住的，一旦形势逆转，这些人就是咬住你脚后跟的狗。

当日本身陷泥沼，眼看支那战争将无穷地拖下去，而胜利遥遥无望之际，重津和大部分的日军军官一样，在强硬的外表之下，心

里不由得感到了疲惫，一种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疲惫。但他作为军人，统率一个作战部队之长官，绝不能让部下看出一丝一毫的痕迹来，一个武士道精神熏陶出来的职业军人，竟然也会疲惫，怯战？这是他宁愿死也不肯承认的。而克服这种疲惫最好的办法就是胜利的战果：在坚忍不拔的战斗中击溃一个集团军，看到旭日东升的山坡上硝烟未散，敌人尸横遍野；当我军容整齐，腰挎战刀，靴声囊囊地从大队垂头丧气的战俘面前走过，而没人敢抬头看一眼；当胜利者手握生杀大权，莅临辖地，所有的人都战战兢兢，俯首帖耳，唯你是从。那是强者之焰，心底的火花会一瞬间昂扬起来。对一个帝国军人来说，既然把自己的生命都置之度外了，那就不会有任何的怜悯。只要是挡在胜利道路上的障碍，一概都得去除，不管你是一只羊，一头牛，一个村庄，或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。

重津少佐阴沉着脸，一面用马鞭子拍打战斗长靴上的尘土，一面听取前哨传回来的侦察报告：棋盘镇在正前方二公里处，在河之畔，地势平坦，镇里及周围的房屋是典型华东农村的草泥砖木结构建筑，村后有大片的芦苇塘，因此敌方踞隅顽抗的可能性很高，侦察分队已经入镇，占据了镇西头制高点净莲寺，暂时没遇到有组织的抵抗。现请示下一步的作战命令。

重津伸出那只断了三个指头的手，旁边的参谋马上从牛皮盒子里取出望远镜递过去。从高倍望远镜里看去，时届黄昏，镇子被暮色笼罩，隐约可见屋宇幢幢，整个镇子灰落落、矮趴趴的，跟中国大多数的偏僻小镇一样萧条。再调了一下焦距，可见镇后那片苇塘起伏摇晃，似有人影在中诡秘地活动。重津疑心顿起，那是个伏兵藏身的好去处。根据他自身的作战经验，最难对付的就是游击队打了就跑的方式，那片苇塘之大，地形之复杂，游击

队躲进去，他一个中队三百兵力要追击的话如杯水车薪。这是他在松山战役之后领取的第一次作战任务，他一定要小心谨慎，不能让上级对他失去信心。

他放下望远镜，沉思一阵，下了命令：第一、第二小队，成散兵线进镇，进镇之后，重新集结，要做好巷战的准备，以班为战斗单位，互相依托，逐步清理房舍，注意如柴房、草垛之类的死角。第三小队分两路包抄村后，特别要切断从村里到苇塘的通道。注意保持联络，现在出发。三个小队的日本兵拉成散兵线，小心翼翼地东西两侧向镇里摸去。

连年战争，棋盘镇的老百姓已经家无恒产，田里的庄稼也许收得回来，也许收不回来，只能看老天的意旨了。战乱期间没人修理房宇屋舍，再破再烂也凑合住着罢了，谁知道哪一天就会毁于战火。就算是家里有那么点儿值钱的东西，在漫长的战争年代也消耗得差不多了。但是他们有一样看得比性命还珍贵的宝贝，这就是他们的女儿，还有女儿的贞操。人都说日本兵禽兽不如，不但烧杀抢掠，而且像发情公猪般地凡是头发长的一律不放过，从七八岁的幼女一直到白发苍苍的老太都要捉了去糟蹋。所以棋盘镇的人家大都把女孩的头发剪短，脸上抹上锅灰，穿了男子的衣服，以期避过被日本人掳去的厄运。但这只是给自己的心理安慰罢了。黄昏时突然发现日本兵到了镇口，镇上人心慌起来，第一个反应是赶快把女儿藏起来，剪短的头发，脸上的那点锅灰骗不了狡诈的日本人。跑是已经来不及了。那怎么办？先找个地方藏起来吧，希望这些日本兵只是路过，或者找不到抗日武装，骚扰一阵之后也就撤走。

有些人家把女儿藏进草垛、柴房、地窖，在她们身上盖上陈旧的稻草，芦席或柴片，嘱咐丫头们不管怎样，千万不要作声，千万

不要出来，再气闷，再难受也要忍着。一旦小东洋鬼子走了，爹妈马上把你刨出来，记住，千万记住啊。

但有些人认为女儿藏在家里不保险，就那么点地方，经不住鬼子折腾的，听说日本人还带着狼狗，鼻子灵着哪。脑瓜快一点的就想到村后那片大苇塘，苇子一人半高，正好遮蔽。而且四通八达，弯弯绕绕，除了这些从小在那玩惯的孩子，不明就里的人摸进去就出不来了。

有人就带了女孩儿往苇塘里躲藏，也有放心不下家里的，把女儿交托给邻居大婶大姨，一块躲进苇塘。心想避过这阵风头闺女就可回家了。

进镇的日军第一小队先包围了净莲寺，冲进去之后没发现有抵抗的迹象，只有一老一少两个庙祝瑟瑟发抖。在随后的搜索中日军发现了藏在观音神龛下面十来支汉阳造，马上派人禀报重津少佐。重津良泽检视了那堆老掉牙的步枪，很显然，武装抗日分子就在这个庄子里躲着。他在净莲寺残破的菩萨座前来回踱步，思索良久，突然站定，下达命令：搜索全庄，准备巷战，夷平一切敌人的隐蔽处，务必荡尽残敌。

一场不可思议的悲剧就在长江北岸的平原上拉开序幕。

根据日本陆军军令部一九二八年颁布的作战手册，部队在进行巷战近战时，为免误伤到同佐，必须退出步枪里的子弹，置上刺刀，准备与敌人进行贴身肉搏战。接到重津少佐的命令之后，三个小队的日军全部上了刺刀，分散开来向镇里摸去。

随着一扇扇薄门板被踹开，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冲进低矮的屋子，鸡飞狗跳，在薄暗中他们看到一张张苍老而恐惧的脸，被吓得

大哭的孩子。屋里除了些破旧简陋的农具，笨重无用的家什，冷锅冷灶，并无大活人可以藏身之处。兵中有个叫金喜二郎的朝鲜裔军曹，参加过徐州战役，生得膀大腰圆，生性残暴，其他士兵进屋搜索时，他端了枪在院子里警戒，突然看见院角上的柴垛微微地颤动，于是蹑手蹑脚地走向前去，观察一阵，猛然一个挺刺，刺刀拔出来一看，刀刃上竟然沾有血迹。可是没听见有人叫唤。金喜二郎先是一愣，然后阴森森地狞笑：支那兵，我看你再藏，呀！运足了力气，拉开马步，一个大甩腰，双臂送出，做了个陆军标准的刺杀动作，又是狠狠地一刀扎进柴垛。这次他确切地听见刺刀刀锋割破人体，戳进内腔的“噗”的声音，血点子随着刺刀的抽出，淋淋漓漓地喷洒在一摞摞稻草上，可是还是没听见人的叫喊声。金喜二郎不由得打了个寒噤，手一挥，身后的士兵端了刺刀上来，对着草垛一阵猛刺。屋里的老妇人发疯似的冲出来，想要去横在刺刀与草垛之间，但很快就被一阵枪托打倒在地。

草垛渐渐变形，顶端的稻草一束束地散落下来，明显地有人在做剧烈的挣扎。突然一个血身子向前倾跌而出，嘶喘地在地下滚动挣命，多处刀伤，蓝布褂子已经被鲜血染红，最致命的一刀是从喉间穿过去，洞穿了气管，喊叫不出。手指甲在地下猛烈地抓爬，还在扑哧扑哧地喘气，血沫子和气泡泡从嘴巴、鼻子里喷溅出来。人痉挛了好久才断气。

日军小队长报告：发现有可疑分子，也发觉有人从藏身处逃往镇后苇塘躲藏。重津遂下了一道命令：两个小队加紧搜索，就地歼灭敌对分子。同时，另一小队放火焚烧镇后的苇塘，务必不使一个敌人漏失。

风高放火天，月黑杀人夜，久被战火蹂躏的棋盘镇再一次陷入

人间地狱。日本鬼子举着火把、端着刺刀在镇头村尾乱蹿，见到草垛粮囤就一阵狠戳猛刺，刺刀过处哭喊声凄厉，直上云霄。暗红色的鲜血淙淙流淌，渗入土地，淌进河流。

在苇塘边上风处，另有一队日本兵持了枪警戒，由一个军曹，拎了一桶汽油泼入苇丛，再后退几步，一根火柴弹过去，“轰”的一声火头就蹿起老高，连警戒线上的日本兵都不禁后退几步。秋冬的芦苇是最引火的东西，一时间，风助火势，成条火龙从塘边向苇丛深处卷去，烧得哗啵作响，惊起了无数鸟雀。着火的野兔田鼠没头没脑地乱蹿，更是引着了大片区域，火光中隐约见到奔跑躲避的人影，只是哪能跑得过迅捷的火势，一个个倒下去再也不见站起来。这场火足足烧了大半夜，第二天破晓风向转了，苇塘里还有东一处西一处的余烬冒着黑烟。焦味混合着尸臭，以及苇花烧出的漫天白灰，纷纷扬扬地洒在棋盘镇的屋脊上，井台旁，也落在净莲寺的香案上。

那一夜，棋盘镇死了二百多人，其中有一百六十四个闺女，年龄从十一二岁到二十出头都有。

棋盘镇的一百六十四个闺女，爹娘爱也爱不够、疼更疼不完的掌上明珠们，在一个夜晚倒在自家的柴房里、草垛下、苇塘中。一个个娇嫩的、女儿家的身躯被烧成焦炭，纠缠搂抱在一起，以致父母都无法辨认，或者活生生地被日本陆军的三号野战刺刀刺穿，半倚在草堆里，创口淌下来的血一直流到鞋子里，或蜷缩在地下，一只手极力向外伸出，似乎想要抓住渐渐远去的生命。

生和死是那么地相近，互相转换又是那么倏忽。

就在前一天，她们还为在田头劳作的父母送红米山芋饭，又去河边浣衣洗菜，晚间在微弱的油灯下依偎在年老的祖母身边，手

把手地摇着古老的纺车纺线，或者童心未泯地和弟妹在院中屋前嬉戏，踢毽子的身影满场飞舞。她们的青春如桃之夭夭，正待灿烂，却一夕之间坠落，又如一棵棵幼嫩挺拔的树木，刚展开一片婆娑的翠绿色，转眼之间就被狂风吹折，枯萎凋零。她曾许诺父母会赡养他们的老年，她们曾和某个英俊的小伙子暗许芳心，幻想着在一个殷实平和的家庭里生儿育女。她在自己还是孩子时背了个土蓝布背篋，里面是刚出生的弟弟妹妹，而她像个小母亲似的照料他们。她有一件七成新的缎面褂袄，那曾是母亲的嫁衣，平时压在箱底舍不得穿，逢年过节时才穿着出来。她还有一个黄杨木梳妆匣，有一面巴掌大的小镜子，一把老祖母传下来的雕花牛角梳子，一罐梳头的刨花水和一盒擦脸的蛤蚧油，是托了人从南通带回来的。往往在早上梳妆时，女孩盯着镜子会突然走神，神情恍惚地做白日梦，一旦被人撞破时羞涩莫名。她带了极大的好奇心挤在人群中看邻家娶亲，上轿放花炮奏乐到拜堂，再到进洞房，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漏过。虽然在战乱年代，娶亲的人家都简单了事，只是匆匆忙忙走个过场，她还是看得眼热心跳。当有一天一个衣襟上挂了一串白兰花，头发用刨花水抹得一丝不乱的中年女人出现在堂屋，跟她母亲谈话之际，那双精明锐利的眼神不时地停留在她身上，她本能地感到与自己有关，憧憬和惶乱一起涌上，脸红耳热，心如鹿撞，以致生平第一次煮糊了粘米饭。从那天开始，她变得沉静、多思，眼睛明亮，嘴唇红艳，知道居家时日无多，于是对爹娘更加孝敬，对弟妹愈加照顾。她像一朵花儿，欲开未开，清新淋漓，正迎来人生中最好的时光……

然而，一切都断送在那场漫天大火和几百把钨钢锻造出来的刺刀下。